

<<梁启超文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梁启超文选>>

13位ISBN编号：9787541127946

10位ISBN编号：7541127949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四川文艺

作者：林文光 编

页数：2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梁启超文选>>

前言

法何以必变？

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鼉，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

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

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井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扩骑，扩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

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

为不变之说者，动日守古守古，庸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

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

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

语曰：“学者上选，不学下达。

”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

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创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

而彼君民上下，犹矻焉以为吾夸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蓄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

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

苟其子孙迭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

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梁启超文选>>

内容概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学者。他一生著作宏富，达一千四百万字之多。这本《梁启超文选》是“经典纸阅读”系列丛书之一，编者分政论、杂文、学术、传记和文学研究五个部分，收录梁启超最为经典的文章以飨读者。

<<梁启超文选>>

书籍目录

《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积弱之源于风俗者《新民说》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论公德论自由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人权与女权傀儡说中国魂安在乎忧国与爱国少年中国说惟心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治国学杂话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论正统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儒家哲学是什么谭嗣同传杨锐传刘光第传人物及其价值《李鸿章》结论三十自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情圣杜甫屈原研究

<<梁启超文选>>

章节摘录

论不变法之害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冀有功。

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

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

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

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

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

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

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

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藩靡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

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

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

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

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

记曰：“不知来，视诸往。

”又曰：“前车覆，后车戒。

”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

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

京师一冬，死者千计。

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

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

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

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

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懵不知怪。

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痲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丐，器械窳苦，饷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

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蝟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蒙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窘悴，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

法敝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梁启超文选>>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

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

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

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

入关之初，即下薙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

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

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参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

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

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辟，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

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

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緘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懵儒始知大计矣。

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

汉、魏、宋、明，由旁支人继大统者，辄议大礼，断断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

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

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

数其萃萃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

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

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

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

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

吾闻圣者虑时而动。

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

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

”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

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

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

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颺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

<<梁启超文选>>

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

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

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

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

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

自余庶政，罔不如是。

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

盖舍是不能图存也。

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虐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

以此遇彼，犹以敝痍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法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

）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

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

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

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先是欧洲举议院及地方官，惟拥厚资者能有此权。

是年，拿破仑变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举官。

）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自余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

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

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

（英人李提摩太近译《泰西新史揽要》，言之最详。

）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淳然而兴矣。

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

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

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

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

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

”《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

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

然此不足以服吾子。

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

度地居民，岁抄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

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

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

（汉制，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同主论议，国有大事则承问，即今西人议院之意。

）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

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

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

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

<<梁启超文选>>

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

当宁而立，当宸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

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

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毳纬雅言，非西文也。

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

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

然中国当败衄之后，穷蹙之日，虑无余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亦未必能吾待也。

释之曰：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

法败于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于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

然则败衄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

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

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

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未始无之。

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

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

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

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

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

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

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

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

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日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

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

大势相迫，非可阂制。

变亦变，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

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埃及、高丽等国皆是）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越南、缅甸等国皆是）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

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

《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贯，为将及焉。”

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

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

呜呼！

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梁启超文选>>

编辑推荐

《梁启超文选》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梁启超文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